

萬香齋拾叢書



卷之三

三

山  
也

火  
同

雨  
霽

八

前明盛時泰著棲霞小志一書同里焦竑所刊者也時  
泰字仲交有文采落拓不偶故自放於山巔水涯馳騁  
筆墨以自淡其無聊不平之思是書尤其選也攝山擅  
名蓋盛於齊梁間騷人逸士棲遲詠歌及英王鉅公張  
皇好事之所爲者是書亦未嘗悉具然耳目足履之所  
及爬羅剔抉靡幽不臻余嘗至山中信宿其地寺宇興  
廢不盡如仲交所言其題識亦稍晦矣攀蘿捫壁追昔  
人之踐履悵然者久之則是書之存非獨見古迹變遷  
不係乎世之遠近亦以知仲交落落可奇不得自肆其  
意而日與緇流木客徘徊茲山中爲可悲也竑刊是書  
板已亡陽湖孫觀察星衍嘗語余曰此金陵故實也盍  
重刊之爰書是以志其歲月云爾嘉慶己卯嘉平月江

鹽夢六居士甘福書於津逮樓



# 棲霞小志

秣陵盛時泰仲交

## 淨業堂

堂在退居之右乃前住山興善構以處僧高峰者峰既去僧大覺與眾煉魔其中後覺自往天開巖結茅爲菴而堂遂無人又後乃有講經僧貞節者來節因而拓大之不久亦棄去今僧明通者領眾以居堂後有浴室前爲軒兩傍各有廊廡門外臨小澗澗上有橋橋邊古樹鬱葱藤繞其上春深開花落英滿地散如紫貝最可游衍自此曲折可達山顛皆近時諸禪僧所創構乃往歲未有者蓋寺雖古刹數十年來住人稀少至者惟在東峰視此皆樹林豺虎故雖勝處亦湮沒無聞自法會與興善二公來協力興起僧徒始盛此亦山之一大遭遇

就文

也節有石偈在壁上意以此爲十方禪院人皆可居不欲其後人獨有之

般若菴

僧慧光游自新安至棲霞愛白鹿泉之勝結茅而處鄉人吳一恭蹤跡之以貲與光光請於興善乃卽舊般若臺遺址構一堂以居光素與十岳山人王寅交寅來宿因倡眾復爲大之後築石臺嵌四十二章金剛遺教三經汪少司馬道昆爲作記名般若而菴之稱亦因之菴外鑿地得泉其吐如珍珠號珍珠泉人多汲之上覆以亭吳一恭自有記刻於石菴內有邢侍講及今大司馬姚江翁公所立扁

可容菴

由般若菴下出珍珠泉緣石磴而上可至觀音菴而磴傍松篁中有小菴曰可容者乃僧行簡所建也簡幼出

家雞鳴後爲靈谷住持能仁右覺義老乃來隱於此雖曾視寺之篆而貧苦自勦在菴中日惟誦經持咒信心淳篤故人皆以可容菴主稱之

文殊菴

在可容菴之左門外有徑可下至古佛菴上達法華菴以陟山之顛徑皆因山勢曲折而成內種蔬外植桃編而爲籬松栗雜樹離立於上春暮夏初則紅英綠蔭錯滿左右游人行其下衣袂皆有香色然知者亦少非耽於山者不能久宿則車馬之迹交於石路望山問名指點歎惜身欲留而心已先還矣又惡能上下於茲耶

綠蘿菴

菴在可容文殊之上觀音之下今僧無學名法通者居之其地雖小然屋宇亦潔通習經教知書史茅簷蓆壁杞叢藥徑翛翛可意有吳人所書菩提巖三字故人又

以菩提巖稱之治土得泉可資以飲出林而望鄰菴之三壇石實在眉睫修松參差錯落道路壁上有聯云小洞穿斜竹重巖夾細莎者若足稱實景也

觀音菴

菴之地號虎穴巖大石林立色如蒼鐵始未有來居者講師貞節乃誅茅爲大士殿曰圓通精舍旁有禪室左爲華嚴樓羣僧日夕諷經於上四方來齋施者絡繹道路節能誦經善紀綱屋宇隨所至俱稱宏敞而獨此菴號圓通以始構時今少宗伯秋溟殷公邁使人持滁州石刻大士像來故也菴前後多蒔以松柏壘石爲垣治地作圃種蔬植竹眾務並興日夜不息羣而處者不下千指蓋擇山自法會興善經理之後惟此爲最盛矣

普濟菴

菴在觀音左其僧喜峰者金壇人也因以金壇菴呼之

然其實名普濟也喜善持咒日夕躬自施食募眾建三  
壇石於菴門外層基累石工力精緻未畢而歿今雖未  
及完美然實利生盛事後人定有繼成之者始予萬釋  
甲戌由北學改南居雞鳴山寺者四越月號所居之室  
曰龜湖雪舫每上下石徑歎其規制之妙欲爲作一記  
未果寺有石臺乃洪武中西方僧施食者寺之僧猶能  
言其槩每以牛羊諸食物置盤中番僧羣坐咒之則悉  
化爲水夜中以飯施鬼則鬼爭來食然臺之前必以橋  
今橋與門雖湮而故蹟宛然喜之臺在曠野中其前亦  
卽平地爲橋者意亦猶此蓋喜欲建時尋問其制於雞  
鳴山故與予所見聞者相合然人知者鮮矣

### 大覺菴

僧慧能先在棲霞禪堂供眾後退入西峰卽幽居菴故  
址葺茅而處久之又移於天開巖之上始有瓦屋左爲

庖廚右爲禪室最後乃有都人卜鏗劉應麟者出貲以  
構客堂寢室地勢爽垲規制雅潔號大覺菴菴之外爲  
石橋橋左右上下多種桃春時花滿崖谷載酒而游者  
如入武陵也能素勤力苦行師徒共席一僧年七十餘  
終日趺坐閒以食時與人一二言然不言時恆多冬褐  
夏葛鵠結而服之人咸歎其能觀心蓋亦晏默者

污西凹

天開巖俗名污西凹舊有沈傳師祖無擇王雱題名歲  
久失其所在乃妄以中峰之巨石當之號於人曰此天  
開巖也而人亦信謂巖在此矣近歲住持興善與禪僧  
法會偶使人掘土得字隱隱有若天開巖三大書者今  
時樵徑本昔日佳處而疏鑿之下諸刻畢露始稍稍有  
人來游矣僧大覺結茅以居久而漸成屋宇今遂鬱然  
於西嶺之下修途種樹開畦引流游者自此登顚蓋不

知陟降之勞矣

醒石

醒石二字不知何人所題橫書大可四五寸布置參差不甚方整蓋因石勢凹凸使然也下卽張稚圭題名處稚圭題名見志與沈傳師徐鉉徐鍇祖無擇王雱並稱今祖題予旣獲見而又得張公此書其所恨未見者獨沈與王爾然張之字云張稚圭稚游治平丁未來意稚游乃其弟歟志亦未之及也此猶祖無擇題名中有徐太<sub>寧</sub>清一者皆因二公而附見者也傍又云治平二年四月黃君祥劉昱游白雲菴謹題陳良肱偕菴主渺禪師游治平丁未十月十日稍上又直書碧蘚亭三字傍云治平丁未孟夏己酉仲基記丁未十月曲轍子游予意碧蘚亭三字必仲基所書獨不知仲基何姓及尋其上又有字云治平丙午季秋十又一日游此菴記王仲

基同河南富子澄至是仲基者乃王姓亦好游士也

### 迎賢石

迎賢石三字在天開巖後大可二三寸下書云癸卯仲冬伯奇獨來山僧言舊有路可上此石當路之旋折處故號迎賢又以此石正與中峰之巔相對若迎之者然故稱迎賢二者皆不可辨矣而獨不知伯奇爲何人今年萬曆戊寅三月二十二日同沈君聘與僧慧能法通上天開巖捫蘿得祖無擇題名甚喜而又於其傍得字云會稽錢伯奇凌晨來游和上人繼至宣和癸未十月望日乃知伯奇者錢姓也

### 石房

石房二字在迎賢石之傍無他名姓可考石之下近亦多土不知當時所以題之之意然有仄路可上度一橫石坎卽至懸壁下題唐公巖三字上有祖無擇所題名

祖字久無知者自予與僧捫蘿剔蘚手摸水拭以意讀之而後得始祖擇之與王元澤俱同時其來游歲年想不甚遠今祖刻旣幸無恙而雱之名獨不見於石不知何也若沈傳師之名則其去二公尚在前幾百年風雨剝落尤爲難覓何時山靈出示使吾輩游者得一見之若親覩唐賢風度耶

唐公巖

唐公巖三字在祖無擇題名石之下其四傍最盛鐫刻然不可辨者多閒稍有可讀者如云胡亞來別白雲老又云宣和乙未秋八月趙士騏邵搏與惠師同游又云張陵蘇稅專訪居士然公五月六日又云張耘老己亥六月六日來游又云趙伯晟沈植釋某人同游淳熙庚子九月二日諸刻其下一石又云韓晞道德猷洪叔介全來以上諸題名辭痕模糊用墨拭之然後見皆予

與僧躬歷尋之其叔介二字回旋至十餘然後得其筆意伯晟卽上元令今千佛巖石柱上有詩巖之上又得字云韓宗厚段與京同道徵闕來游熙闕甲寅九月中旬後又有秋光二字不知何謂也傍又題彥淵彥樞持國宣和元年四月諸字吁古稱石有時而泐昔人書時豈期今之泯滅若斯耶然予與二僧亦迂矣

天開巖

西嶺上下遠望若無路者近卽之則亂石縱橫中一大壁上書天開巖三字在石之傍中開一路而上卽其地詳其題名之意眞有巨靈擘山之勢不知爲誰人所書也久爲土所壅近時僧慧能始出之按志但言天開巖有沈傳師徐鉉徐鎔祖無擇張稚圭王雱諸題名而近人以千佛巖之上巨石當之不知巖本在西峰又不知諸題名不同在一處也慧能雖開地得巖亦不知其上

下多題名題名者皆唐宋名賢自昨予與沈君聘及山僧法通同能躡顛尋之乃得字云祖無擇擇之徐太<sub>監</sub>  
清一同游憩此巖慶曆乙酉三月十三日題榜又云魏  
中庸道常男思文崔程君某同至皇祐己丑九月十八  
日又云新定方楷歙郡國宗顏辛卯望日同游又云魏  
中庸謁白雲老又云江陵蘇松辛卯二月六日來其他  
漫滅者多予不能詳雖二僧亦倦尋矣

法華菴

出天開巖小石橋由側徑而上折而下有茅菴焉不甚  
廣也其始爲雲谷師之孫曰徧空者所葺旣棄之而去  
今方僧一人居之日跪諷法華於內編蘆爲門樹柳爲  
柱傍有土坎可飲多散植桃李迥望天開巖及攝山之  
頽雲氣常滿人目僧自言欲禮天下四山已經五臺蒲  
陀矣而尚未至峨嵋雞足隨緣至此將爲重整之成以

法華爲名故今人稱爲古巖而因名其菴曰法華

凌虛室

凌虛室在攝山上將及於顛矣而猶未至此則下視佛宇上仰神祠一睇而江山盡矚矣乃上元令莆田林公大黼以貲命今住持清柏所建者其前爲太虛亭是兵曹浙人應方山所書扁柏每以寺始於明徵君及度禪師今徵君墓在山中者既不可考寺僧又不知以禪師爲開山祖予意當建一祠以祀徵君及禪師而無其地若得卽此以拓之則山中勝迹益彰著矣然不知在何日也予謂柏曰師此舉甚佳昨游般若菴見臺邊懸二像乃微人寫以貽僧慧光者一爲禪師一爲居士夫以方僧遁來居此猶知有此公爲山主獨可後耶柏笑而應之曰予當齟力爲之行卽請公爲記矣

攝山神祠